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15 •



PDG

序

髫齡時，嘗讀：『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之化育。』又曰：「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始爲天下則」。緣知國之盛衰，邦之隆替，以執政者治國之常軌爲標準。蓋治亂之機，繫乎人心，主治者有道，則人民咸向斯道而行，昭事上帝，敬宗睦族，推仁舉義，俗厚民安。反之，羣趨於寡廉鮮恥之途，作惡違法，盜賊橫行，而國危矣，昔三代之得天下者在是道，今之列邦能躋富強者亦在是道。上海第一浸會堂，創立以還，至今適屆百載，當初美教士叔未士晏瑪太諸先哲，遠涉重洋，不辭勞瘁，本基督拯世救人之心，來華設堂播道，二君倡之於前，諸先哲繼之於後，達已欲必施於人之志，申溥世同登彼岸之誠。導羣黎由幽晦而入光明。洵如賈誼所云：『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是則吾浸禮會百年來之紀事，烏可不彙爲志乘，以備國家之參考，人民之效法，興教輔政之道，其在斯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

上海趙錫恩識於松竹居

本會百週慶祝詩

更生

【一】 調用 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 name

(一) 皇矣上帝萬有之尊

溥惠救世鴻恩

和節 百載香靈禧年良辰

頌讚聲達天庭

(二) 一世紀前感應使命

來華斬棘披荆

(三) 虔誠申謝上主全能

忠僕蔚然如林

(四) 後起職責廣播福音

普及宇宙蒼生

【二】 調用 Abide with me

(一) 十八世間主僕秉承使命

航海渡洋歷程二萬里臨

不畏艱虞服勞卓絕堅辛

福音傳揚開始先播渥濱

(二) 中經挫折工人毫不怠皇

宜仁達愛嗣得中西共商

(三) 賴神庇佑聖道逐漸大昌

贖罪救靈普及鄉鎮城廂

懇求天父賜我教會無疆

信徒毋忘皆係城疆燭光

結實葡萄枝茂須連幹漿

貫徹宏旨尋訪失散迷羊

(四) 感謝上帝百載厚澤深恩

鴻施廣沛如何力圖報稱

向前進取步趨基督典型

職責所在盡事推己及人

上海第一浸會堂百年史略

目 錄

序	一
百週慶祝詩	二
史略	一——二九
年表	三〇——六〇
本堂各團體概況	六一——七一
本會教育事業	七十二——七八
移交教會產權記	七九——八三
聖工列傳	八四——九七
事略	九八——一〇〇
購置新禮拜堂產業之經過	一〇一——一〇九
雜錄	一一〇——一二三

第一浸會堂百年史略

本會發軔時代

趙 甦

嘗讀耶穌基督之喻，百種之至微者，播之於田，及其長也，大於諸蔬，儼然成樹，飛鳥羣集，棲息其枝，此正百年來吾浸禮會播種萌芽滋長經過之情形也。回溯西教士開闢草萊，遠邁東土，以播道於我中國，幾如夢境，蓋當時交通器具之簡陋，涉歷重洋之艱險，若非感受上帝之使命，中心信仰之誠篤，誰敢冒此驚風駭浪之不測，趨赴茫茫霧中之異國，橫渡二萬餘里之海程，經過七個餘月之時間，隻身入境，滿目驚奇，（叔未士教士之蒞廣州，在一八三六年，時清廷尚未准許外人旅居羊城，）欲向民衆宣道，如一盤散沙，著手無從。華南初創造時困難如是，則於吾華東最早開闢之第一浸會堂，其辛勤堅苦，亦必如出一轍，今距先哲開闢後之百年，吾浸會宗，福音之宣揚，已自東北至哈爾濱、黑龍江、西至蜀蓉、南至湘桂、占中華各省版圖三分之二，詎經始者始料所及耶？然上帝之恩施，固已預定於百年之前矣。事實所現，正與芥種之譬，若合符節。

第一來華創立吾浸禮會之教士，爲叔未士君，時在一八三五年。（清道光十五年）離美時原意至緬甸，繼因知吾國億兆人民未聞救世福音，故變計來華。是年九月離美，長途航行，備歷艱險，遂在星島勾留五月，來華時。先至澳門。

繼緣其夫人於一八四四年逝世，氏曾返美。在美時遇晏瑪太氏，二人成爲摯友，遂相約來滬工作。故叔氏偕其繼室于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號復來吾國。初定與晏氏及託弼氏兩家眷屬同行，然爲晏夫人病，晏氏祇得稍緩而叔託兩氏攜眷先發，海程經六月之久，艱苦萬狀，加之船主係一反對宗教之徒，性情凶暴，對於教士尤爲狠惡，嗣三家眷屬齊集香港後，重商上海登陸之議，乃爲叔託二夫人患病，同行復成泡影。

晏氏與夫人抵滬時，人地生疎，語言隔膜，僅有港地友人致奧國駐滬領事之介紹函一。乃令夫人留船。晏氏先至領館投函，適館中廢集法國破船之海員甚多，不能容納渠之暫駐。乃備轎送至聖公會，幾許週折，覺得該公會帥教士寓所。正談話時，貼鄰文主教（即文監司）入，詢悉情事，由帥陪同覓屋無着，只得與帥返船接晏夫人至文氏家客廳暫作臥室。以地板為床榻。

數日後，由帥氏之協助，得在城中藥局弄賃一空屋。據云：該屋係著名時有魑魅出現者。閱兩星期，託氏夫婦抵滬，數日後叔氏亦來。房屋不敷應用，遂遷至奧領舊居之屋居住。

當晏瑛太，叔未士。託弼三教士偕眷屬蒞滬時，（晏氏於一八四七年即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十三號到達，託氏於九月二十五號由港來，叔氏於十月廿七號由港繼至）距鴉片戰爭僅五載。清國朝野昧于世界情況。誤認歐美來華之人咸以侵略為目的者，故猜忌甚深。造作種種蜚語，自相驚擾。先是清廷習於閉關自守，歐西各國屢試通商，不克如願。然因波斯土運輸吾國，利益甚厚，而英國國庫一部份之收入，尤仰給於是，故不惜以武力強迫開埠。遂成所謂最初之五口通商。上海為吾五口北埠之一。因上述關係斯時傳播福音之難，猶如登天，乃三教士伉儷與其粵籍同道二人，不畏艱虞，于是年十一月六日創奠第一浸會堂之基礎。茲錄其記事如左：

蒞滬後一載，將寓所毗連之鄰屋一間，改為講堂播道。設一桌為講台，前列數條無背之長凳，另闢一門徑過竹徑入內。佈道之方法，一人站立門前，請人入內，另一人立在台後，俟二三人坐下，乃開始佈道，聽者不免懷疑，為個人安全計，每聯合三四人同時進門。

數月後，以鄰屋改闢場所工作：認為習練之華語，已能應對聽衆，遂推廣工場，在城內賃一雙間之屋，有十五方尺之庭園，本地謂之天井，蓋以屋頂，將二間之牆拆通，容數百人之座，定名講書堂。入堂聽道者態度不一，有安坐靜聽者，有好奇窺探，聞講不喜即離座而去者，甚至有雜以笑聲而任意走動者，如逛庵觀寺院。迨諸事稍經部署，即着手擬建禮拜堂。緣叔氏去美時之募得款項，既有着落，故能購地建築教堂。堂之圖樣已

繪就，堂之尖頂約有一百六十尺之高。後因太高之故，改爲哥德式，高僅八十尺，講堂四十乘六十方尺，外圍大廊，備有浸池，及更衣室。可坐七十人左右。講道皆在日間。自一八五一年，因聽衆日間無暇，要求改在晚間，遂開始每星期晚間佈道二次。工作由城市而推至浦東。一面購得一地，建築寓所，講堂，小學校。

工作正在展開之際，是年十一月叔未士夫人逝世，影響會務之嚴重，正如當時晏氏函致託氏所謂「非如在美工作人員同類之損失，所可比擬」，并云：「四年之前，十二月十八日，在立區門城時有叔，晏，託暨三夫人與約翰生及雅各八人，現在何處？約翰生與託君夫婦因病而離工場，雅各暨其夫人葬身海底，叔氏今亦大受打擊，叔夫人已在墓中，在此小園之中，僅存者，惟吾婦及余而已，上蒼之奧秘，殊難淺測。」

斯時晏氏處境之黯淡，難以爲懷。不僅同工零落，即三年前入會之教友三人，緣信仰未篤，先後離會，晏氏更因目力虧損，體力衰弱，在一八五二年告于Rational協會書中略云：「協會中之教會，過去一載，雖忠勤傳播福音，而信徒獨不增加，一無疑義，茲遠在東半球之中華教會，雖去歲信徒未增，天父祝福略緩，而吾儕不懈上進，如不疲乏，吾人必得收穫，」并引「委特生在印度多年之工作，悔改者當時僅有一人，今則已增至數千，如工作人員，照例增派，吾儕可希同等之效果，在美之基督徒，必意想不到此數千年溺於迷信之國民，一旦忽來異邦素不相識之人，欲打破其傳統之俗例，宣揚基督復活之道，其藐視情狀，正如使徒保羅被雅典人之質問「這胡言亂語的說些什麼？」吾儕雖有數人，團體微薄，然使世界得能光明，皆賴教士之工作，懇多遣工作人員，祈禱上帝，是爲不二法門。」

福音在滬，尚在播種之秋，而桂省金田起事，始以宗教號召；繼之以政治叛變，滬上風聲鶴唳，秋間邑城淪陷，被小刀會匪首劉麗川所據，致全城徬徨劫掠，因分贓不均，內閭迭起，其紛亂恐怖情形，非筆墨所能描繪。

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邑城陷落後，晏氏當即報告美使馬歇爾。馬尙懷疑，親來勸察，請晏充譯員，借

行至城中時，見約有六百人佔據，數日後匪愈聚愈多，險象更甚。美使恐城內教士波及，欲送公文於匪首，晏因高樂福君夫婦尙駐城內，擬借此一探，自告奮勇，攜文親送劉之司令部。途中幾罹流彈之災，抵部後則見秩序混亂，紀律全無。將文交割，劉云對於外人當盡力保護。經幾許週折，經過危境屢屢，始得安返寓所，事後回憶，不寒而慄，惟有禱謝上帝之庇護。

日間雖疑慮盡釋，生命財產未受毀傷，至晚而屋內一人孤寂，念及屋外紛亂之無政府狀態，戚然不安，既思上帝近在咫尺，危險無虞，并閱詩篇五十一章祈禱而休息。

此時滬上之最高長官所謂上海道者尙因在城中，匪方有兩派之主張。激烈者急欲殺之，其較為持重者則擬暫時保留其生命。美使爲此事致書與劉，如能送出道台，渠願爲保護，然劉無法交到，幸有兩西人助其化裝，越城垣而出，由晏氏借得一轎，送至租界。

匪中反對上海道者，知已逃遁，遂遷怒攻擊租界。是夜攻勢甚劇，幸租界各口，防守嚴密，匪未得逞。晏氏眷屬適去內地，僕役未離寓前，勸晏避至他處，全夜坐守窗畔，觀察形勢，嗣後匪徒頻攻租界達十餘次之多，均被擊退。

數星期後，上海道向省垣請調大軍，到後，圍攻城匪六十一次，晏氏及鄭氏寓所位於炮火線內，殊覺居之不智，乃將眷屬先行遷至聖公會房屋。會產仍有晏氏獨任照顧，繼清軍即以斯產改爲要塞，遂向該軍司令提出要求因炮火損壞之保障，司令允之。不得已而撤離。

不久，匪軍賄通清軍，陸續退出，清軍恐中埋伏，放火燒屋，慘酷情形，筆難罄述。全城灰燼，財產損失，無可估計。此次土匪起事，既無目標，且與太平軍毫無聯繫。

晏氏在此槍林砲雨僻處孤守房產之際，編一百餘頁滬語字典，備以後來華教士傳道之用。

自一八四七年（清道光廿七年）教會創立後，諸教士所遭之境遇，于晏氏尤甚，可謂堅苦卓絕。而其第八

年呈遞差會之報告，乃甚爲樂觀；內有「命運多舛，遭遇幾許之試鍊，而從未消極，將來信主者此時難以估計。正如一人築屋，須平實土地，然後方可興工。耕種亦然，須清鋤田土，而後可播種，并須肥料之培植」等語。隱指建造前，應有之過程，及美差會充分之接濟。

晏氏于一八五六年之一月份報告，謂去年一年內之宣講，較以前得力，演講工作之處，增至四處，聽道者有二千五百人，每星期禮拜有十八次之多，并與慕道者個別談道甚夥。曾云：「吾儕之職務，播種於水畔，將事交託上帝。」斯時，西差會亦不願訂立章程，規定派遣教士至華，非經協會，未便擅定，而晏氏主張，如無適當候選之人，及不依差會訂立規程者，事使不派，反致差會被其左右。

一八五七年九月，晏氏攜眷啓程返美，所乘之船，經八日駛過舟山島後，風雨表突變，知有大風浪迫近，爲避免風齒，向象山港駛泊，晚間大風侵襲，將所有鐵鍊桅竿，全部吹斷，兩錨已去其一。在此驚濤駭浪之中，船主給予繩纜，準備萬一。繼與高樂福夫人及晏夫人懇切祈禱，深覺上帝應允，并語二夫人，吾儕決不在此消滅，并云，吾之工作尙未完成。在此一髮千鈞之際，是夜居然得平安成寐，次晨似已脫離險境，船在海中飄蕩，至午後瞥見島嶼甚多，其險較象山之峭壁尤甚。經船主之得心應手，終能轉險爲夷，誠所謂「上帝援救凡所自行盡力者」。遇險共歷四日，第二日曾見星加坡船一艘，向晏等所乘之船尾直飄，如雙方互撞，勢必俱遭沉沒，幸將近時，風向稍變，該船被沖至海外，不知所終。第四晨，遙見一艦，晏氏等所乘之船主，即將美國徽倒掛，以示遇難之意，該船答以允予救援之炮聲，經幾許之週折，得登救援之艦，其地距滬已二百英里，經十日之久，折回上海。

數星期後，原船人貨轉至另一快船，于十一月十七日逕往紐約，航程計歷四至六閱月之久。

晏氏與眷屬抵美後，在一八五八年九月函致 Raleigh Association，因去華時，津貼接濟不敷，質詢該會，謂一八四六年開會，決議晏氏暨其夫人遣至中國傳道時，曾許接濟由會負責，當時之會長宜布議決案後，曾謂

晏氏夫婦下井，繩索由會掌握。在教士方面遠離家鄉戚友，十一載內，艱困盡責，建造屋舍，組織教會，有男女信徒二十六人。查考教會以往歷史，在創辦時間，未有如是之成績者。起點雖微，而在中國未來福音勝利之希望無窮，在開始數年時，所許各節，尙見履行，比年以來，興趣逐漸減少，甚至近會中三分之二之教會，將繩索拋棄。晏氏詰問：「是否因吾僑人地不宜，抑別有原因，或有人謂我僑本分已盡，毋須再去中國，然差會同人暨本人等並不如是感想，非返任不可，吾僑工作在華，心亦在華」。

晏氏等赴美後，本教會工作，先由高樂福牧師任之。既由鄭牧繼任。晏氏未離滬前，曾于一八五七年（咸豐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立黃品三先生葉俞氏會友爲本會男女執事，由高氏讀經，晏氏主持講述，執事職任，鄭氏封立祈禱，高氏祝福。

自一八五八年，即清咸豐八年，六月初八日後，會中記載改用華文，由陽歷而更爲夏歷，是年八月會議，決設公祈，每主日下午三時舉行。

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教會全會會友僅念四人。每星期舉行祈禱一次，除男會友七人，有時公禱外，餘皆在家庭祈禱。其主日禮拜，共同舉行。在此小羊羣中，尙有講員二人。蓋當時因北京焚燬圓明園之英法之戰及蔓延各省之洪楊之役，致傳道工作，大受影響。

未幾，美聯邦發生南北戰爭之內亂，西差會匯華工作之款，減去三分之二。至次年一月，五省入會份子，退出差會聯會。事工正稍有進展之際，亦經兩重打擊。美之接濟，完全中斷，在華教士，祇得自找出路之一法。晏氏當時應滬工部局之邀，任該局譯員及主持華人捐務之職，而對原有教士工作，並不放棄。一面本將其愛女送美攻讀，改至瑞士日內瓦，由晏夫人偕行。

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三年）高樂福教士夫婦身體違和，秋間赴魯養病，故當時晏氏爲浸會在滬唯一之教士，渠致其雙親函中，有此時係上海黑暗時代，全滬教士僅四人。而人民有二百八十萬之多，在如許多民衆之

中，吾等能佔幾何？雖遭各項顛沛，而仍不消極。次年往瑞士，偕眷屬休養一載。一八六五年秋，攜眷回華。既無其他教士在滬，共同合作，而差會經費來源，爲數不及往年之半。晏氏日間努力傳道，晚間辦理外事，稍資薪水。當時幸尙有一二得力華教友，聖會堂之傳道工作，請黃品三君協助。

一八六九年六月母校贈神學博士與晏氏。

播種萌芽發現時期

福音門戶正現開啓之際，晏氏獨任艱鉅，會務冗煩，宣講無虛日，致患失音之症，在滬痊復不易，避至北地養病，小羣羊欄，交與黃品三牧師主持，黃牧曾任塾師，且與音樂詩詞，甚有心得，曾輯讚美詩多首。在晏牧師赴東省時爲三慕道者行浸。尙有黃君益三，熱誠捐修教化堂。派程仲岳徐退三二君往崑傳道。嗣晏氏遵醫之囑，返美前後兩星期日，爲七慕道者行浸，講堂太窄，不敷會衆所需。

晏氏回美，養病半載後返滬，見教會雖幼稚而會友因其失音，願負宣揚救道之責，會務分任有人，殊爲滿意。

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教會會友，已增至五十二人，傳道講經，大多由黃牧負責，立陳湘帆君爲執事，牧師捐於斯時濫觴，晏牧失音未痊，醫者力戒非易地療養，殊難恢復，遂悄然別離教會及家庭，于七月中赴歐。

本教會會務，由晏夫人，黃品三，黃益三，兩君及執事等共同主持，對於教會會友，規則相當嚴格，重質不重量，故時有黜會者。

一八七三年一月，晏氏由歐轉美，五月經第二次週行返滬，途中在船試講一次，音仍失常，到滬後復試，

益覺無訢，除主持教會其他工作外，曾就駐美副總領事職，領館所得之薪給，即以建築今日所稱之老禮拜堂，造價銀元三千三百二十元，除八百二十八元用於捐募外，餘皆由晏氏解囊。設有浸池，燈以煤氣供給，其五百磅重之鐘，係旗昌洋行所贈。翌年，同治十三年，動工之禮拜堂於冬季落成，牧師寓所即在其後。

黃君益三關於教會諸事，素所慷慨，時城內吳家弄有屋一所出典，本會認為日後可作講堂或學塾之用，其典價計七千文，黃君獨捐三百千制錢，以爲之倡。

越年餘，晏氏與黃益三君購董家浜地一畝，建造學塾，即有學生二十五人，距今日之浸會莊甚近。

晏氏在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函致浸會刊物社，謂美之 Durham 教會，在一八七六年，教友捐款，統計每份美元十元二角九分認爲慷慨，在創立未久之第一浸會堂亦達每人銀（約二對一之美元）念九元五角五分，此舉無非欲鼓勵美教友多助款項向外發展。

是年五月，基督教各教會宗派，在滬舉行大會，集全中國駐在各地之代表，到者約一百五十人。晏氏所備論文，爲「祭祖」問題，并力主鞏固教會，須華教友自給，且聲嘶力竭，切懇西差會，增派工作人員，來華協助。因事冗繁，秋冬間，氣體日漸衰弱，遂於十二月間重赴美國舊金山療養，勾留三月。次年五月初返滬，譯成之兩友相論二千五百本出版。

在此數載之中，本教會傳道事業，漸逐推至本省數城，先着手於崑地，次之於吳門，繼之於京口，設教會於玉峯時，立徐退三先生爲第一任牧，時在清光緒五年。

一八八〇年，晏氏以傳播福音之時機成熟，除向母會大聲疾呼，懇請多遣教士來華，宣揚福音外，一面擬由滬爲起點，向西至揚子江上游，鼓勵本會同人備至，遂於是年推至蘇城，潤州兩郡。派潘志和君至蘇傳道，繼成立教會，由程仲岳先生主持。一八八三年派英浸會友赫氏至鎮設講道所，赫氏來華時係英浸會所派，嗣對於母會意見，不感興趣，改從南浸會，派駐鎮江。光緒十年被封立牧。

本會第一任華牧，黃品三先生，才藝俱優，在此時期先後援助主持教會，貢獻甚多。而執事繼第三任華牧之黃益三先生，誠惠懇摯，寬厚溫柔，對於教會發展事項，一切義舉，無不樂為首倡。會友景仰上述兩主之忠僕，推重備至。

晏氏歷次向西差會請求，多遣教士來華，遂有一八八六年萬應遠，海林兩教士夫婦來華，分別派駐上海，鎮江。萬氏來滬時，原擬派駐吳門，繼以鎮江需切，調遣該地。

本會之主日學校試辦數次，當時因主持者時有更變，屢辦屢輟，至一八八七年主日學復設。是年黃執事益三熱心奉主，親建講書堂於西門內大街，即今之肇嘉路，每星期三，在該堂自行播道。渠之熱誠義行，激動其他信徒，殊非淺細，且能作自養自持教會之先聲。清寒教會份子，如遇亟需，慷慨解囊。

本教會開始向榮之際，亦為晏氏譯成上海土語之新約聖經出版之時。力疾赴鎮江，擬接收將欲竣工該處教士屋舍，忽患第二次瘋痺症，由海林教士趕至該處，伴同返滬，延至三月十七奉召天家。會中同道如失慈母，越六載晏夫人逝世，皆安葬於本市崑山路東之公墓。晏氏在未畢前數日，曾謂海林教士云：「母會甚願教士，歿於工場，余先立其基礎」。嗣戴佐施教士夫婦由美來滬。

晏牧謝世後二年，第一任華牧黃品三先生亦赴天家。本教會雖有黃益三執事等主持大計，然不可負責無人，遂推萬應遠教士權理會務。先是晏氏永息後，晏夫人認為滬地教會工作之重要，商請西差會將萬應遠君等調回滬上。一八九四年晏夫人亦逝世，幸西差會鑒於頻年教會之呼籲及事業亟切之需要，加遣柏樂緹，吉蓮麗慕究理諸女士及陸德恩先生來華，分別派駐滬揚辦事。

一八九四年及一八九五兩年，先後召集申、崑、蘇三教會，推派代表組織申、崑、蘇協會。原意鎮揚亦擬被邀，然為語言便利，先以吳語為先導，是為今日江蘇省浸會的嚆矢。次年開蘇浙浸會協會於晏莊。

一八九六年教會左近賃平屋三間，聘教員一人學生廿五人，為今日明強學校之雛形。柏女士來滬未久，正

在學習華語之際，聞本會傳道謝君去世後，遺孤女五人，乏人撫養，遂開辦女塾，取名閨秀女塾，即爲現時晏摩氏女學之濫觴。次年因晏莊後弄，被猶太地主強佔，萬教士與其理論無効，即將該浸差會之產（後名晏莊）售出，改購本市當時靶子場地約十八畝，計七千餘金，座落今之北四川路，建屋三所。是年進展時期，適爲本會創立五十週，西教士及各地教會代表到會慶祝。由黃郛山君述說，各種教會之工作，五十年蒙上帝庇護，咸載無暨。并由徐惠仍君報告主日學十年之狀況。

次年本會經堂議會議決，會友自任會務。立黃益三執事爲牧師，呂甸安君爲執事，按手行禮者爲白多瑪萬應遠兩牧師。

一八七三年建築禮拜堂時，西南角不沿馬路，堂之貼鄰尙有張姓住屋，至教會成立五十年後，向渠商購，卒底於成。款由西門夫人給付，遂在該處築屋，備吉女士等婦女工作寓所，屋之北面修讀經室一，俗稱中宅，後爲晏摩氏女學之原址，今之進德女校。

斯時寓在北四川路浸會莊本會教友，計有十一人，萬載兩教士等於一九〇〇年秋。遂向本教會申請，擬設禮拜堂於新靶子場，是爲滬上第二浸會堂今名懷恩堂。斯時晏摩氏女學及明強學校亦遷該處。

一九〇一年八月爲便利浸會教友偶旅滬地者，賃北蘇州路屋三幢兩進，爲浸會公所，明強學校亦遷至該處，附設學道所。是年秋敬愛之黃牧益三榮膺主召。黃牧侍奉主主數十載，應息其勞，而吾會內外失茲柱石，靡不悼惜。

本會之展拓時代

黃牧逝世後，本會務乏人主持，需才孔亟，非速聘賢能，來堂主持不可，遂在九月，推徐肅三，呂甸安，

西門晏氏三君爲選推委員。越一星期後，提付堂議會表決，請甯波鄧采芹先生爲本教會牧師，一致通過。

其時教會正喜得人之際，詎料會中柱石之一，黃邨山君偶攫喉症逝世。同道無不痛失斯人。

自鄧牧任職後對於教會內外事務逐漸推進，如更換聖餐杯桌，煤氣紗罩燈火，備置新椅，祈禱墊褥，訪問教友，加強祈禱會聯絡各公會，靡不舉張。

前由黃益三牧師，介紹并其捐助約五份之二，典進城內吳家弄之房產，原主擬備價贖回，提堂議會討論，會云，研究地契定奪。繼查契約，載明活賣，准予備贖。

本會堂務會議，舉行始在晚間，嗣改星期日崇拜後繼更下午，而時間侷促，不能詳討論，一九〇五年，決定先有預研時期，再提堂會取決，遂定牧師，會吏，書計，司庫，傳道，教士，爲預議者，爲今日參議會之先聲。

教會工作發展時，屋舍不敷，添造後之三宅，北宅即今之進德女校，竣工後，晏摩氏女校由靶子場遷回。故女教士柏吉兩女士等皆寓南宅，教會工作，相助有人，吉女士發起之女傳道會，鄧斌生君等發起之真光培靈會，皆在此時產生。培靈會每星期下午集數百男女孩童爲一堂，導以真理，教生命之道，除青年教員外，晏摩氏女校高級女生，亦推爲助教練唱聖詩。斯時，值施美麗女士，即後爲萬應遠夫人，亦寓南宅之內，招集青年男子若干，教練歌頌英文讚美詩，立今日聖樂團之雛型。

本會公墓，前由黃益三老牧介紹購入，佔地不足一畝，歷年已故教友，葬於該地，爲數甚多，且無人看顧，致非會友者，亦將棺柩營葬於是處，似若義塚。故會中議決另營新地。故在一九〇七年，購置家浜地六畝四分七厘，爲新墓園，計價洋九百〇六元，經辦是務者，爲鄧牧、徐會吏、趙書記、黃瑞生、黃家枏、周日新、陳聖夢諸君等。

一九〇八年教會名冊所列教友爲一百五十二人，而到堂崇拜者不足此數，亟應整理，推舉委員研究，報告

結果，淘汰七人。

本堂自一九〇一年推請鄧采芹牧師主會務後，宣揚福音，導引及慰顧教友，無微不至，除教會份子之靈程外，遇疾病艱苦亦盡力醫治濟困；蓋鄧氏雖受些薪，而家中浩繁之食指渠由其冢子挺生君負責。

至民國十年決辭新給，由其世兄迎養任義務牧職，轉請余士廉君爲襄助。

一九一一年春爲余士廉牧師舉行立牧禮，主按手禮者爲鄧采芹牧師，廣東浸會馮活泉牧師，及懷恩堂巴奮先牧師，並有鄧挺生君之講經，徐肅三執事之祈禱，及黃瑞生君領導之唱詩等秩序。是年創立進德女學。

一九一三年，本堂自呂會吏甸安離滬後，會吏待補，徐會吏肅三提議多次，致會衆決定於十二月十四日推選。由鄧牧講解聖經以使徒行傳六章爲題，反覆推論後，選陳九峯先生爲會吏。當由鄧余兩牧及徐會吏按手禱告封立。

本會主餐時所用葡萄盃，係購之於教會創立時代，當時會內份子爲數有限，尙無多大流弊，厥後，教友漸增，合用一盃，似不妥善，遂有趙錫恩書記於民國三年提議主餐。以分盃之法領受，全體贊同通過。

黃君瑞生辭司庫職不准，繼請推副司庫二人協助，會衆許可，推嚴復生黃家鏞二君爲副司庫。海北師君亦在此時由美差會，薦至本會。世界基督教堂，大都備有聖經，應公衆需要，本會置備公衆聖經，以便查閱。

斯時教會時派議員往大場掃道，並推陳九峯君負責，本會讚美詩亦感缺乏，推委辦修訂。

一八九七年，本會所辦之閨秀女塾，爲晏摩氏女校之嚆矢，嗣遷北四川路，數載後，復回本堂右之第三所屋。迨辦理七八年後，由西門晏摩氏，撥款建造校舍，改名晏摩氏女校，紀念該氏之父母命名。堂右之校舍遂空，即於一九一一年，由徐程泰夫人，吉慧麗女士，試辦另一女校，是爲今日蓬勃之進德女中。開辦未久，吾國政局變更，改元中華民國。是則進德女校與吾國體，同時產生。

先是十四省響應，武昌起義後，蘇浙二省召集代表於滬，七處到會，名代表聯合會，始議集武昌，繼改南

京，十一月集議，翌年元旦改用陽曆，故在一九一二年二月，本會堂議會，改主餐舉行於每月陽曆第一星期，堂議會於第二星期。

吾國在清末民初之際，二十年間，經三次政變，（戊戌、庚子、辛亥）當時朝野，咸感國事非改革，不足以圖強，迨更變後，視線爲之一轉。初時前清光緒中葉，內地各省，以基督教爲洋教，仇視甚厲，加之少數不良份子，觸犯刑章後，投入教會爲護符，斯時主持者，攷督未明，偶准收錄，誤會易起，繼日久明瞭，悉吾聖教之循循善誘，導之以真光，齊之以救渡，故在一七一三年所建之禮拜堂，不敷容納，屢思改造，適西門夫人表示願負一部份之責，教會於一九一四年推鄧采芹、余士廉、萬應遠三牧，徐肅三、陳九峯、兩會吏，趙晉卿書記，黃瑞生、黃家枏、鄧斌生三先生，徐程藻太太十人爲第三次籌建禮拜堂委辦。

余士廉牧師任職八載，慘淡經營，不遺餘力，因年高事繁，固辭讓賢，并願任義務職，教會乏人主持，聖餐及行浸等，復聘萬應遠君爲臨時牧師，教會始設經濟，音樂，探訪等委辦。嗣議決請蘇州曾紹賢先生補本堂牧職，并決增男會吏二人，女會吏三人。

本會之昌大時期

本教會重建禮拜堂之際，亟復加緊注重青年事業，遂決先後設立民德小學，及友誼夜校，僅非注意於蒙養培植幼稚之心靈，將來樹立公正之人才，而有造於國家社會，殊非淺鮮也。

一九一四年推舉第二次重建禮拜堂之委辦，籌款覓地，經營數載，尋決在原址改造，茲將鄙人前刊在徵信錄建築斯堂之經過重列，藉識原委。

歲癸卯，僕從主後二年，同人等鑒於教友之日增，會堂之狹窄，有重建新堂之議，是時經一度之運動響應